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夷

宋

洪邁著

堅

志

第九冊

進步書局校印



夷堅志卷四十一

宋 洪邁撰

倪大博金帶

淳熙十二年春。蘭溪范子由。為大理主簿。夢出坐門首。逢皇城快行卒。持金帶一條。穿於臂間。范曰。欲將賜誰。曰。此是倪大博者。是時吳興倪正父。思為太學博士。范取觀之。九環爛然。而不暇審。為毬文御仙花。覆視其裏。乃非玳瑁。非白角。而亦襯以金。甚異之。復加詳玩。每膀上皆刻兩字。夢中記之。麻麻不失。及覺。僅能憶前後字。其前曰天臺。其後曰文資。明日走告倪。且賀之。曰。表裏皆金。蓋示重金之兆也。天臺固佳。文資者。殆是觀文資政學士召。連中科目。到彼不難。倪謙謝。約使勿廣。後數日。少遷大常。官稱尚仍舊。俄有召試館職之命。范益慶其途輟不同。不五年。遂直翰林。自將作監。擢中書舍人。再為吏部侍郎。春秋才半百。前程未易量也。子由說。

吳仲權郎中

紹興初。臨川董居醅父。自靖州教授。赴都改秩。未及調。縣病終於旅邸。無親故在傍。崇仁吳仲權鑑時。為秘書正字。雖無雅契。特以同郡之故。醫療棺斂。寄攢遣發。皆一

力任之。慶元二年。吳由尚書郎出持湖南漕。明年四月。徙廣西。旋遭論罷。方還鄉。建義學。平日嗜酒。膳食盡廢。清瘦柴立。而精明殊不衰。至冬感疾。即沉困。忽呼家人。使備茶湯。曰。董教授來見我。怪問之。曰。醕父也。俄與喏喏應答。次日復然。時時若與之語。人問何在。指拄杖曰。正坐於此。他報我後。日午時當去。可造齋食一分。先遣之。家人知其與鬼從事。毛髮森卓。不勝憂怖。明日索浴。治具於房。婢以罌罍圍之。吳曰。何用。曰。恐為隙風所搏。笑曰。到復怕風耶。浴畢著衣冠。扶入後堂。辭家廟。出命設酒。與妻李氏。并子侄叙別。有數妾。猶令歌詞。仍隨聲應和。酒五行罷席。自書治命首言。不得廢本族義學。次經理家政。未乃嫁遣諸妾。遠近厚薄。祭然有倫。但每書及妾名。輒枉然長慟。凡盡數紙。放筆昏昏睡。迨醒。又若見董來。尤數訶之。曰。醕父先生。且莫要炒人。且令先著發了。展轉經夕。命僕探時辰及午果卒。其壽不登六十。為可惜也。

管城刺史

贛州寧都人。管城。少年時祈夢於鬱孤臺神祠。夜有呼其姓名者。曰。兩舉贛州官。至刺史。是歲預計偕。次舉魁選。自以為必高選。且云古之刺史。即今之郡守。寒儒如此足矣。已乃下第。遂怏怏成心病。十年後。因登側墜而死。所謂刺史者。蓋側死若禿古。

人語音云。

鄒狀元書夢

泰寧鄒景初應龍為士人時。詣大乾廟焚香。其夕夢到一處拾錢。錢堆撒滿地。而才得二十五文而止。意甚少。傍人云。卽武解額二十六名。若更得一錢。便為壓脚矣。慶元乙卯秋試。遂占第二。說者曰。此居二十五人之上。有元字。狀元之謂也。君以壬辰年。恰二十五歲。尤為的確可誇。他人神告。不如是之切也。鄒自書其事。以告南城友人危微云。

賴山人水城

臨川羅彥章。酷信風水。有閩中賴先知山人者。長於水城之學。漂泊無家。一意嗜酒。羅敬愛而延館之。會喪妻。命卜地得一處。其穴前小潤水。三道平流。唯第三道不過身。而徑入田。賴咤曰。佳哉。此三級狀元城也。恨第三不長。若子孫宅年策試。正可殿前榜眼耳。其子邦俊。挾十三歲兒在傍立。拊其頂而顧賴曰。足矣足矣。若得狀元身。邊過也得。所謂兒者。春伯樞密也。年二十有六。廷唱為第二人。賴竟沒於羅氏。水城文字雖存。莫有得其訣者。

鄧生畏羅蔔

南城鄧椿年溫伯。左丞諸孫也。少時甚畏羅蔔。見必呼啼。飢餒間有之。則怖而走。父母疑為人所嚇。致然。長而益甚。一堂之上。苟覩之。即不能坐。或招之飯。於蔬如間置之者。遽捨而歸。及老。田園亘阡陌。每出巡莊。好精意檢校。佃僕桀者。陽遺一二於此。若打併不能盡者。才望見。怒罵而去。雖值陰晦暮夜。亦不肯留。謂彼家多蓄是物。慮再逢之。爾至今其家祭祀。不敢復用。其孫約娶黃日新。昏故知之為詳。

馮氏陰禍

撫民馮四五家貧不能活。逃於宜黃。攜妻及六子。往投大姓。得田耕作。遂力農治園。經二十年。幼者亦娶婦。生涯近給。諸子皆壯悍有力。縣人憚之。俄第五子姦盜事敗。捕囚獄戶。斷杖刺鑲。全家逐出境。第六子瘍發於股。積歲不餘。先是老馮訪災咎於郡中黃翁卜肆。黃曰。嗟乎奈何。汝家前世湯火公事方作。兩鬼守伺門庭。雖謹之不及矣。若犬生兩黑狗。是其禍時。它非吾所知也。老馮自是戚戚無生意。密告人曰。黃翁之卦。一何神耶。吾亡父存日。以陶冶為生。嘗貸二客紗帛二十千。約日償值。及期不肯與。客詣密所責之。其處孤僻無人烟。因爭忿之際。父率同役者共擊殺之。納尸

於窰內。而縱火焉。泯為灰燼。外無知者。後父以壽終。不料報乃至此。明年所蓄黑狗。生兩雄。雖極惡之。然不敢殺。又半年。訟事起。醫病以瘍者。為鬼射。無治法。一日閉戶。晝卧。見二人持竹筒。擔籠入。極畏之。家人在遠。不可救。一人登床。以籠置瘡上。痛貫心髓。未幾自縊。馮妻繼之。第三子。第四子。復犯盜鯨徒。一家狼狽星散。老馮行乞於路。求死不能。距其父戕客事四十年。諭者謂凶德本於馮父。既獲善終。而其殃沴。乃延諸孫。宣報亦迂徐委曲。而訖無善脫者。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信夫。

涂氏井龍

宜黃巨室涂氏。自其祖六秀才濟者。素稱善人。教訓五子一孫。家法整整。長子大經。次子大節。鄉貢入京師。居上庠。其宅元有大井在厨傍。一日婢晨興汲水。桶墜於內。取它桶繼之。復然。至假諸鄰舍。迨於七八。若有物從中掣溺者。走白主母。母以為妄。或將杖之。濟止之曰。未可。吾當自往觀。即往欄探首。見一物頭角疑然。乃龍也。中有重霧。出氣滃然。但微覺腥穢。急奔避之。一家危栗。幾無所容。遽施錦被覆井口。而邀旗昌觀。道士醮謝。里閭稍知之。莫敢來視。有膽勇男子。竊窺之。見其鱗爪。而水時時震動。次夜乃潛跡不出。水平如初。後兩月。始命淘浚。入桶俱存。悲以片裂。而井之境。

無所增。又一年。二子皆及第。並終於朝奉郎。時人稱大經曰。大朝奉。大節曰。小朝奉。濟主受官封。四子大任。續亦登科第。但仕不通顯。

雷擊邱十六

慶元四年四月八日。建昌南城境內。地名袁湖。大安橋農夫邱十六。與黃五黃六輩。相同種稻。忽大雷雨作。黑暗不辨人。邱十六者。為黃衣長人擒去。就加打擊。黃六見之。不知為雷神。向前救護。別一黃衣人。縛其兩手。置之。地。又有以椎椿其左股者。同行例遭筆。或中其腰。或中其臂。少頃雷去。烟收。邱十六已死。鬚髮燒盡。布衫褲皆碎。裂獨裋不動。腦裏穿小穴。左脇有字。黃六縛痕。十日外猶不沒。餘人被筆處。傷跡儼然。唯黃五平日癡鈍憨朴。未嘗有分毫惡行。是時如夢。寂然無所覩。歸家之後。亦無患苦云。

饒次魏后土詩

臨川饒次魏。居於彭原。乞夢於郡后土廟。得詩一聯云。銅爐柏子香。初爇紙帳梅花。夢易闌殊自負。以為大吉也。轉告朋儔。多疑紙帳夢闌之語。不得為佳兆。慶元乙卯秋。試罷入市。置得句容銅香爐一枚。歸。邱商有僧。餉以柏子香餅。初冬早梅開日。折

花一枝置書室。與同志祝李明餘玩。且即爐中焚香。微為酒困。醉眠紙帳。次日不疾而卒。

三井中竹木

南城陂頭士人崔椿。慶元元年。築宅鑿石為墓。深數尺。於石中得一桃核。取視之。應手為塵而散。及將開井。日者云。宜就屋之角。崔嫌與屋太近。欲遠之。日者持不可。至施工。不見泉源。過三丈。乃古井也。細驗之。蓋古昔田中之古井。以竹為籬。闌尚宛然。竹但微爛。而闌之堅不可折。其內有破盃及飲水盞。汙泥之類存焉。此邦向來初無洪水之變。而桑田更改如此。又建昌城內驛前。紹興間。富家創旅店。其處無井。穿穴過四丈。得古陂牙木。牙木者。兩木鑿竅相受。以為固也。臨川烏鰲人。亦因掘井。有橫木。枝葉猶存。上有小柿數顆。蓋柿樹也。三者均為甚異。非復智慮所能測度云。

普明寺新井

南豐普明寺。欲開新井。僧議就大殿前庭中。匠人能相地脈。堅執云。當於東偏。東則水盛。西則少。僧不聽。自用初說。下啟土丈許。匠疾呼令挽上。問之。戰灼甚久。始能言云。直下有聲。如數百面鼓。殆不可致力。僧添賞幣。復強之。匠曰。茲生平所未覩。必有

怪變。今不已。宜以長繩束我腰。使四壯夫堅持。或有急。須速掣起。僧從之。匠不再用。椎木水涌出。僅脫死。俄水平井面。雜以它異。雖不盈溢。而動泛不常。時而覺微減。旋似湍不可禦。寺之人爭走登山。唯一僧頑然勿怖。取盞汲飲。味與常泉不殊。測之以篙。凡三接。不到底。其中接處。皆空洞。獨向西似少礙。次日僧衆見屋宇如故。乃敢還。井水常滿。不敢汲。又不敢塞。十年後。漲沙仍復窒合。故址尚存。其地名博窟坪。邦之識者謂茲去大江絕遠。且無支港。得非下通河眼乎。若狗匠言就東偏。則寺終洪流矣。吁可畏哉。

南城毛道人

南城毛道人者。不得其名。少年不娶。父母既終。幡然遠引。三十年後。方還鄉。眸子炯然。往來寄宿它舍。全不事生業。亦無所長。每為人慢易。蓋有師之者。其誨受之訣。不過熊經鳥伸之術而已。寡言笑。人待以飲膳。無論多少。輒盡。飲至斗畧。無宿醒。屢同客夜坐。一伸欠。則光自其口出。富家慕道者。往造之。無一言。與之善者。怪而問焉。應曰。吾藜覓之腸。何能陪膏粱之腹。與讀書人掉書語哉。其意乃深拒之耳。慶元四年正月九日。坐亡於南豐逆旅。迨焚化時。骨皆連環不斷。仍得一物如錢。大色白如玉。

雪堅而瑩。隱然通明。有人形。跣趺而坐。旋空於縣。蟠龍岡老吏余生。寶藏其骨。全類舍利。匾如棋子。而輝采鑠人。生時自言。因到薊北。遇異人。授裂雄其成汗之法。鍊為丹。可療傳戶癆瘵。今郡人唯立子安得之。子之父六七十歲矣。云壯年固識之。顏壯只如此。今日殆過百歲云。

吳蔡棺異

吳蔡。撫州士人也。少預鄉薦。而失意不偶。其父亡。既得吉卜。風水家謂年歲不利。姑就塋中。別擇一方向佳處。寄葬。越二年。乃克葬。柩尾正生芝草九莖。各長四五寸。色深黃。下尚軟。才見風。則堅如木。色變紫。與世間所產者不同。吳仲權為作記。夸誦其端。然三年後。蔡用特恩拜命。卒於湖北總領所。南城蔡彥超妻徐氏。以八月死。留三夕。面貌如生。及建二七齋。一婢報棺熱如火炙。蔡未信。走往視之。溫溫然如暴於日中。四隅及尾盡爾。唯槐頭則否。及驗之。靈几尾椅卓供祭。其冷自若。抵暮始一切復常。此家夫婦。元未嘗學佛也。

楚州方夫子

楚州方夫子者。一僧也。只著布直綴。莫能知其紀年。人疑其少。嘗為儒流。故稱夫子。

不火食。亦不寄宿宮寺人烟之處。但往神墟社廟棲止。來見之者。不可蹤跡。他人死。生禍福。值其肯言。無不響合。然不可扣。未嘗從人覓錢。而腰間不乏。敬事者擬行親近。輒漠然不接。間向一人作揖。與語不出一年。非死則大病。或欣然邀客入酒壚對酌。客自喜奇遇。然被禍尤速。度其意。務與世絕俗而已。丁承信者。家富貴。倏于眾中挽之。招飲酒。解腰包。出一物使食。形如脯。非魚非肉。莫可名狀。洎探錢償酒值。則皆市中日日用者。臨出。拊其背曰。汝強汝強。丁歸過大澤。見巨魚困落淺沙間。其長數尺。不能運。丁乘醉投刀。搯之。不動。乃喚少年多力者。共斃之。凡三十五輩。剖其肉。曝而為腊。其味蓋似酒壚所食者。幾重千斤。一肉節可作齋白。丁益自託。使氣雄里閭。未半載。病死。彼三十五人相繼死。無遺。陳敏為郡守。備禮迎請。屢矣。掉首不顧。一日據按決事。忽醉罵而入。閤卒不敢過。陳問為誰。典客以告。陳曰。吾好招之。不至。今敢爾。命梓至前。愈遭罵叱。陳大怒。即枷項送獄。仍令虞兵尾其後。聽所言。但云。這賊收禁我。我看天火燒了你屋。候兵不敢隱。具以白。陳笑曰。無傷也。狂子已落我手。候火燒吾居。却放汝。甫明日。家僕自石城來。問鄉里事。續曰。平貼無他。只宅上少遺漏。驚訪其詳。則云。廬舍盡矣。乃嘆曰。方夫子真神人乎。爭釋械引上。具公服將展禮。又大

罵而去。建寧劉子禮，朱元晦妻兄也，能傳其事。不知今存否如何。淮楚去來者，未嘗言之，當便審實。

楚州陳道人

楚州又有陳道人者，其父仕至員外郎，當任子年二十多讀書，不肯受蔭。忽若發狂，弃家顛癡，不可拘束。遂乞丐道塗，經數年，日夕卧於堰岸汗池中，或識其家世，捐金施之一飽，竟即施於人。當寒雪，永夜鼻息如鳴鼓，人雖異之，而莫能知也。又數年，稍泄其機，頂額常有氣騰上，或問之，曰：「勿問，但以米炊蒸餬，置吾項少頃，則通熟可食。」驗之而信。已而不復泥中卧，往來自如。建寧劉思恭舊見之，淳熙間再見，則在他所。扣其說曰：「吾所為緇丹不居，泥淖是居，殆無所容。」又扣為何丹，不答而走。劉將日與約，明日更瞻禮，曰：「不須爾。」茅山劉養衣來謁，方夫子吾為引道。顧劉曰：「子值老鼠則生矣，恍不曉所謂。」時正初夏，及六月，得下泄病，幾死者三四，縣延過冬，至方瘳，始悟鼠生之證。然深自閉匿，唯恐姓名章徹於外。一淮漕獨敬之，漕無子，訪之作禮，命兩妾同拜，請曰：「某未有嗣，續二者孰可？」指小姐曰：「此是已。」將別，戒曰：「有子定矣，切莫使潑性氣，漕受教，唯謹。」官僚過失，曲意掩覆，踰歲過得男，不勝喜，即遣吏齋沉香。

一斤并銀絹往謝。吏跪致漕意。陳頌眉良久曰：「不濟事了，悉却不納。」吏強執香而去。使寄聲曰：「吾向來所寄如何？」而乃頑心不改。吏曰：「運使主善人，那得性氣之失？」歸至真州，嬰孫已不育。吏以實告。漕動色，拊几曰：「神哉！先生之言也。」僚屬聞而疑焉。漕曰：「某郡奏罷一縣宰不法，繼乃知不如是之甚。」特幕官譖之。爾其人性剛，又家貧無以歸，遂死于路。亡子生之夕，夢就吾榻而同寢，怒而逐之，擊以笏，遽起入後房。夢覺，聆人語聲，則兒生矣。蓋冤魂示化也。嗚呼神矣哉！今尚無恙。

聶伯茂錢鵠

臨川聶伯茂，樞密昌之侄也。為人端良朴厚，善作詩，字畫甚工。家新修，廁屋畢，加以飾。既晚，登之忽一錢從上墜，正中其額。念泥飾堅密，何自到？心竊異焉。錢表裏光新可愛，攜下以示家人。方傳玩擬議間，一白鵠自外飛入其懷，因撲得之。付童兒飼養，甚為馴狎。然莫明其兆祥未幾，病腹下氣盡，而高如覆盆，積日不瘥，僅年餘而卒。卒之夜，鬼環其居嗚呼。聶枕上聞之，屢喚婢明燈，迨其絕乃已。吉人遭此無妄之禍，天理安在哉？前十年妾康奴生一子，而妾兄弟皆有瘵疾。一日搗帛，若有報者云：「汝弟已死，回顧無人，但一線條入咽喉間，須臾吐鮮血數口而死。」

劉氏柱吼

建昌城內食巷劉旣家。因慶元元年。火災燬其故廬。二年夏。悉力重創廳事。忽東主柱一柱中。作黃牛吼。連聲不絕者三日。旣招精於佛會者二十人。繞而誦金光明經。亦不止。又三日。乃寂然。俄而喪子。且無孫。雖居處但成。僅僅伶俜一身而已。

懶愚道人

金谿女子何氏。名師韞。其父亡。母嫁邑士董天進之子。董登科。通判饒州。將就尋。與其夫約。已有四女。若復然。當溺女。是夕。董妻夢神人來。抱一玉天尊入兒婦房。為犬所吠。至傷神人。極力訶叱。且拜謝。驚覺良久。董揭被推枕呼挽之。口中猶喋喋稱不敢。徐能道所見。望廟下有燈燭火。且人事嘈雜。董疑外間有警。足不及履下床。知婦婉身問男耶。無應者。妻心訝焉。趣詣其室。則已在水盆內。用物覆其上矣。急取之。且責其子。謝曰。實以多女。恐為大人累。於是舉之才十四歲。嫁臨川饒氏。祖母已歿。父至貧。奩裝單薄。晝躬蠶滌。夜讀書史。仍勉夫以學。好作詩。未嘗自露。至五十。寡居端靜。不與人接。過六十一後。始見親姻。嘗自叙云。韞道人。居室前有一木。盤跚瀟落。每恨不識其名。訪諸梓人曰。此懶愚樹也。俗謂之懶。由樹外堅內虛。不中繩墨。道人

笑曰此真與我同遂榜其室曰懶愚因以自表仍賦古一篇云君不見南嶽懶殘師
佯狂啖殘食鼻涕任垂頤懶為俗人拭又不見愚溪子柳子堂堂古遺直子以愚溪
山于今慕其德二子真吾師欲見不可得唯有懶愚樹終日對顏色齊威勤讀書公
輸巧斲輪勤巧動心志何如懶愚真衰年髮已皤行少坐時多亦欲做勤巧奈此懶
愚何許深甫主撫學道人孫壻黃日新將赴席下作序送之訓以懷仁輔義立身行
道報國榮親之說凡著詩文四十卷陳孺漢卿葉伯益皆為撰序享年八十六而終

胡原仲白鸛詩

建安胡原仲憲宣和中赴省試於京都留中塗夜夢對白鸛而賦長篇既覺但能記
四句云唯餘虛名在長江與蒼山不逢堯舜世終若此鳥閑念之不樂且起為同塗
士友言以為方從事科取而得此詩前岐事不問可知必老死布衣無為汲汲哂笑
也諸友強挽之行竟不第紹興中用趙簡公薦詔召之辭以母老乃補官就教授本
州誥詞云朕聞堯舜之世天下無窮人然後恍悟前語孝宗在御復用大臣薦拜大
理司直秘書省正字引老馬歸特改京秩與祠祿後以壽終

兩黃閑登第

南城士人黃開字夢高。因果舉免解。而以紹熙癸丑登科。調湖口主簿。次年九月病卒。同郡新城一士亦姓黃。赴壬子秋舉。祈夢於大乾山。得詩兩句云。一枝丹桂高高折。兩朵黃花眩眩開。寤而大喜。欲改名眩。謂與夢之所當名者不符。欲為開。又惡犯南城夢高。他日慮將蹭蹬。沉思連夕。竟亦名開。遂同年唱第。銓調桂陽主簿。待次里居。聞夢高不祿。心大惡之。每書名只作闔字。至丁巳之冬亦卒。有圓夢者。追繹神旨。所謂兩朵黃花眩眩開者。華而不實者之意也。神其戲之耳。初南昌李大異伯珍與夢高為契舊時為省第參詳。見其預選。深為之賀。及隨郡往謝。李遽出迎。呼曰。何為有兩子。張夢高應曰。只緣有陳驚坐。眾皆大噱。初折封日。主司疑建昌兩黃開。且皆義欲其一。已而閱家狀。見免舉於舉之異。乃止。支壬所書不詳。

項山雉

撫州金谿縣項山寺。去江不遠。六十年前。有野雉甚大。迥與同類別。人或見之。亦不疾走。疑為神物。相戒勿得犯。觀玩之久。日以狎習。樵牧有貪者。復懷搏射之念。然才過之。輒翔去。以是益異之。忽僵死叢草間。童兒亦不敢取食。隔宿就視。頭已化蛇。特未開眼。見者悚懼。却退。漸并其身。成全蛇。眾共逐之。入一穴。穴中泉出如涌。二歲穴